

DISCOVERY
NOVEL

蔡骏工作室

荣誉出品

谜小说

异零
SUPERNATURAL FINALE
终章

蔡骏监制 横刀主编

中国原创悬疑力量联盟

● 蔡骏专栏

《别让岁月谋杀了你的似水年华》

● 宁航一作品《鬼影》

● 林依作品《梦蝶记》

● 散客月下作品《四海奇谭之红眼猫兔记》

● 庄秦作品《蜕变》(连载2)

● 狄小杰侦探社再度开播

● 花想容讲述《绝望的拯救》



DISCOVERY
NOVEL

谜小说

异零终章

Supernatural Finale

[2010年第7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谜小说·异零终章 / 蔡骏 主编.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104-1621-7

I. ①谜… II. ①蔡…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0726号

谜小说·异零终章

作 者: 蔡骏 主编

责任编辑: 熊 嵩

装帧设计: 郑 云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张: 16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621-7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录 CONTENTS

人间书话 **蔡骏专栏 002**

别让岁月

谋杀了你的似水年华

黄金强档 **005**

鬼影 【文】宁航一

新年特辑 **048**

四海奇谭 【文】散客月下

狄小杰侦探社 **062**

绝望的拯救 【文】花想容

第1悬疑

梦蝶记 【文】林依 **088**

神无月 【文】宫部美雪 **123**

特别策划 **130**

心里有鬼 【文】李异 袁淑秀

长篇连载 **145**

蜕变 **连载2** 【文】庄秦

辉常视角 **郑辉专栏 242**

悬念世界，剑走偏锋的人文关怀

大家来剧透 **226**

迷离档案 **236**

新书快递 **240**

编辑部落 **247**

. 蔡骏专栏 .



别让岁月

【文】蔡骏

谋杀了你的似水年华



2010——耳聆异灵——大旱、玉树、世博会、地狱的第19层、富士康、荒村公寓、“我爸李刚”、上海大火……

当我们目睹这个世界的变化时，我们也在悄悄地经历着自己的变化。

我们在诞生（祝贺编辑部的强强喜得贵子，祝贺主编横刀升级为父亲），我们在成长（我们迎来了新的编辑刘非烟、张怡、王俊辉、郑云），我们在慢慢地被《谋杀似水年华》（这是我的新书的名字）。

而你，此刻捧着这本《谜小说》的读者，你在2010年被什么感动过？

纯粹出于巧合，《谜小说》2010第一辑的名字就叫《伤逝》，似乎预示着我正在《萌芽》杂志上连载的新书名字，也在预示着2010年11月发生在上海的一场灾难。

2010第二辑《少年闪耀》，正是献给正在成长中的读者们，曾记否我那篇卷首《我们都是好孩子》？

第三辑《秘密》，恰逢《荒村公寓》电影公映，我们都度过了一个紧张而忙碌的暑期，在这里我想要向大家道歉——电影《荒村公寓》确实拍得很差，与《荒村公寓》原著小说几乎是两个不同的故事，所以还是看书吧——《地狱的第19层》、《荒村公寓》、《荒村归来》、《玛格丽特的秘密》，这些你曾经熟悉的，或者刚刚听到的书名，都曾经或者正在让我感动，我们仍然会有新的蔡骏作品精装典藏版不断推出。

第四辑《荒村》名义上是电影的特辑，实际上主要为了我们的话剧，这也是国内原创悬疑话剧第一次登上舞台，打破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对国内话剧市场的垄断。我们在舞台上举办了《谜小说》的读者活动，希望下一次能够有你的参与。

第五辑《异档案》，这期的封面使用了话剧舞台上的剧照，希望能够给人以全新的感觉。本辑收入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富士康杀人事件》，其实是在今年夏天的某个夜晚完成的作品，也是在富士康连续自杀事件最被大家关注的时候，如果你看过这部短篇小说，就知道我的内心是个十九世纪的愤青。

第六辑《平安夜谭》，《狄小杰侦探社》终于归来，这是我们前后策划了四年的系列小说，今后你们会看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狄小杰的故事。如果，你是在平安夜读到本辑，那么我可以稍微剧透一下——我的新书《谋杀似水年华》的谜底也将在大雪纷飞的平安夜揭开！

此刻，你看到的这本最新的《谜小说》，正是献给2010年一路陪伴的你，也是献给每位为《谜小说》作出过贡献的作者与编辑们，你们共同见证了我们的2010，也共同见证了《谜小说》成长的似水年华。

若说这一年来最令我震撼的，绝对是2010年11月15日的上海——那天下午，有位职业魔术师来到我们编辑部（他以前也是给我们写悬疑小说的作者），为我现场表演了几个精彩的魔术。

大约14点25分，他为我表演读心术（还记得《人间》里的主人公否），把我心里想的文字与数字，写在纸上丢进一个纸盒，这时我回头看了看窗外，却见到一栋高楼正在熊熊燃烧！

刹那间，心底的第一反应：这不是真的！这是魔术师变出来的！

然而，当我回头，魔术师也惊呆了！火灾地点离我大约一公里，但由于《谜小说》编辑部在顶楼，前方没有高层建筑阻挡，视野一片开阔，正好清楚地看到那栋着火大楼，也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大一场火灾，整栋楼都被烧起来了，熊熊火焰从数个窗口往外喷射，浓烟滚滚，遮天蔽日！

根据我所处的位置，以及附近的街道推算，我认为那应该是在常德路胶州路附近——而那里我所知道的高层建筑，就是静安教师公寓——后来，新闻证实了我的推断。

头七那天，我也是去现场哀悼的市民中的一员，孤独地步行加入手持鲜花的人群之中。

当我完成献花离开的时候，却发现这里是我曾经读过书的学校，是我踢过足球的体育场，是我少年时每天路过的地方……泪流满面，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这里是我的似水年华！

对不起，请允许我抒情一下——虽然，当我们小的时候，天已经不怎么蓝了，水也不怎么清了。

虽然，当我们小的时候，校园里流行着成功的传说，操场上飘荡着汽油的味道。

虽然，当我们小的时候，每次回家的道路蜿蜒曲折，害怕遇到某个面目可憎的不速之客。

虽然，当我们小的时候，打开报纸和杂志的中间几版，总是看到让人难以入睡的标题。

虽然，当我们小的时候，最熟悉的童话不是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而是情人节晚上兜售十块钱一束玫瑰的小姑娘。


虽然，当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长大了。

但这依旧是我们宝贵的似水年华，因为那时候的我们单纯而热情。

因为那时的我有勇气站在长风公园少先队员雕塑前的大草坪上为全校师生表演笛子独奏。

因为那时候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梦想，我的梦想小学时是考古学家中学时变成画家还痴心妄想地考过美院，最后才误打误撞地成为了一个作家——至今仍对“作家”两个字感到汗颜。

可惜，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实现这些梦想，被漫长无情的时间被日益庸俗的世界共同谋杀了似水年华——你有没有回想过，少年时的梦想是什么？

别让岁月谋杀了你的似水年华。 

宁航一，四川人，从1999年起，一直从事悬疑恐怖类小说的创作，曾荣获“第四届新浪原创推理大赛”特别奖。出版有长篇小说单行本《幽冥怪谈》系列、《末日预言》，其人是“蔡骏工作室”最具实力的作者。

鬼影

【文】宁航一 | 【图】呼啸

① 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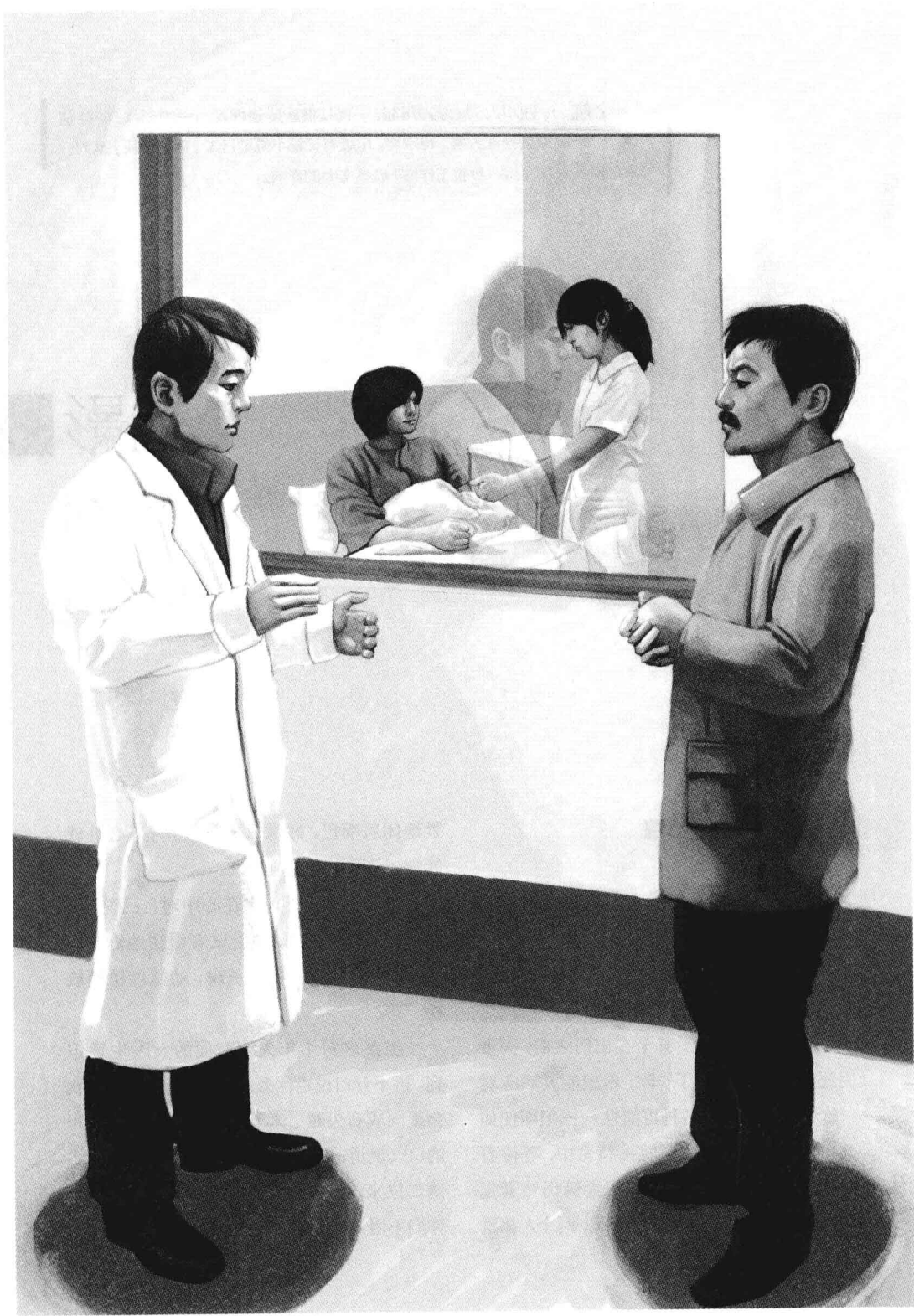
医院接待室里的男人发现自己很难解释，此刻为什么会如此紧张不安。

事实上，今天是他和妻子早就期盼已久的。他们曾在头脑中无数次地臆想和模拟这一刻到来时的情景。甚至在出门之前，夫妻俩还对着空气演练了一阵，希望能灵活应对一会儿即将出现的各种可能性——但即便如此，当他们真正坐在医院接待室中，等待着医生将那个人带进来之时，夫妻俩仍然紧张得难以自持。他们心中怦怦狂跳，两个人都紧

紧地闭着嘴巴，好像只要一张开嘴，心脏就能立即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平静下来，汪兴宇在心中对自己说，不然一会儿会失态的。他尝试着缓缓地舒一口气，头转向身边的妻子董琳，劝她也稍稍放松一些。

坐在这对中年夫妇对面的女医生意识到，再不开口说点什么，这个房间里的空气就会凝固成石头砸下来了。她尽量以轻松、柔和的口气说道：“两位别太紧张了，聂医生既然请二位来，想必他就是有把握的，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



汪兴宇冲女医生点点头，努力挤出一一种他自认为是微笑的表情。

这个时候，接待室的门开了，夫妻俩同时屏住呼吸。

走在前面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斯文儒雅的男医生，他先跨进门来，然后拍着身后那个人的肩膀，以鼓励的口吻说道：“进来吧，没什么好担心的——记住我刚才跟你讲的话。”

站在门口的那个人略微迟疑了两秒，走了进来。

坐在长椅上的夫妻俩一齐站了起来，当他们的目光接触到眼前这个二十多岁的女孩时，一双无形的手紧紧地揪住了他们的五脏六腑。

还是跟以前一样——秀美、水灵，精雕细琢的五官巧妙地镶嵌在这张脸上，未施粉黛的面容透露出挡不住的天生丽质。董琳的眼泪刷地一下掉了下来，她颤抖的手捂住嘴，努力控制住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男医生用眼神示意夫妻俩别太激动，并用手势招呼他们俩坐下，然后安排女孩坐在他们面前的一把皮椅上。他自己站在女孩的身后，双手轻轻按在她的肩膀上，俯下身来轻声问道：“静雯，你记得他们是谁吗？”

女孩的眼睛扫视着面前的两个人，她静静地观察着他们的脸，看到他们有些苍老的脸上凝聚着各种思绪：伤感、期盼、关切、担忧。当她的眼光与中年妇女眼中焦虑的目光碰撞在一起的时候，脑子中仿佛有一根线被牵扯了起来。那妇女脸上焦虑的神情似乎唤醒了她的某些记忆，那是她以前曾看见过许

多次的表情。

女孩的嘴唇半开半合地动了一下，终于艰难地对着董琳喊了出来：“……妈。”

她的脸转向汪兴宇，又迟疑着喊了一声：“……爸。”

汪兴宇用最大力气紧紧抓住妻子的手。董琳一点都没感觉到痛。现在他们的内心除了兴奋和喜悦，不允许其他任何感觉前来干扰。他们甚至激动地想答应一声都迟迟未能开口，好半晌之后，董琳才颤巍巍地伸出手去抚摸那张秀美的脸庞，泣不成声：“静雯、静雯……你果然好了……你能记起爸妈来了……”

两位医生也替他们感到高兴，他们互望一眼，相视而笑。

汪兴宇兴奋地站起来，拉住男医生的手，感激地说：“太谢谢您了，聂医生！静雯她……能恢复成这样，全都是您的功劳，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

“这是我们该做的。”聂医生微笑着说。

“那么……”汪兴宇急切地说，“按照之前您跟我们说的，既然静雯她已经完全好了，而且也认出了我们，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去办理出院手续，接她回家了？”

聂医生望了一眼身边的汪静雯，眼光又移回来，凝视着汪兴宇：“按道理说是可以的，但是在那之前——汪先生，我们出去谈谈吧。”

出了门，聂医生将门带拢，和汪兴宇站在走廊中说话：“汪先生，正如你们刚才看到的那样——汪静雯目前的状况证明这五年来

我们医院对她所进行的一系列治疗是相当成功的。经过我们长期的观察，发现最近这一年内，她确实恢复成了完全正常的状态，也就是说，汪静雯目前的心智、情绪、行为已经基本和正常人无异了。按照我们医院的规定，如果病人已经恢复正常，就可以由他（她）的亲属接回家中，过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我昨天打电话给您，请你们今天过来一趟。而刚才，静雯也很快地就认出了你们——这正是我们之前所设想的最好的情况。作为她的主治医师，我由衷地替静雯，也替你们感到高兴。”

汪兴宇满脸通红，不住地点着头。

聂医生停顿片刻，抬起头来，眼睛直视着汪兴宇，表情严峻地说：“但是汪先生，在你们把汪静雯接回家去之前，我要对你们说几件重要的事，请你务必要牢牢地记住。”

汪兴宇望着一脸严肃的聂医生，从他的眼神中感觉到接下来所说事情的重要性。他认真地点了下头。“好的，医生。”

“第一，我能看得出来，您和您的太太今天都十分高兴。当然，汪静雯能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十分值得高兴的事，可是——”聂医生略微犹豫了一下，“我还是不得不提醒你们，毕竟她是十分特殊的病人……五年前那件事，我相信你们是无法忘记的……”说到这里，聂医生瞥了汪兴宇一眼。果然，尽管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但只要一提到这件事，汪兴宇的脸色立刻变得煞白。

好一会儿过后，汪兴宇才从恐惧的回忆中走出来，他小心翼翼地问道：“可是……医生，您刚才不是说已经治好静雯了吗？她不是已经和正常人无异了吗？”

“是的，目前看来是这样。但你们要明白一点，有精神病史的人，即便是被治愈成功了，也存在病情复发的可能性——啊，当然……”聂医生看见汪兴宇骇然的表情，赶忙安慰道，“只要不让她受到什么刺激，还有坚持服用药物，病情再次复发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你们用不着太担心。”

汪兴宇微微点了点头，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

“所以，这是我要对你说的第一件事。汪静雯跟你们回家之后，我会持续给她开一些定神、安心的药物。先开三个月的，三个月之后，你们到我这里来，我会根据她那时的具体情况决定用药量的增减。记住，这些药必须每天都吃，你们要叮嘱她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吃药——记住了吗？”

汪兴宇赶紧点头，不敢掉以轻心。

“第二件事，也是非常重要的。”聂医生始终注视着汪兴宇的眼睛，“我刚才说了，汪静雯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病人。而她的病根，就是五年前发生的那一起可怕的事件。所以，为了使她彻底摆脱那起事件所造成的心理阴影，我和秦医生商量之后，决定对她实施‘忘却疗法’，我们认为，也许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使她彻底忘掉过去那一段恐怖的经历，从而获得‘新生’——事实证明我们所采取的这种治疗方法相当有效，否则的话，您不会看到今天这样的汪静雯。”

“是的，聂医生，您对静雯采取这种‘忘却疗法’，以前也跟我提起过。所以您当初才要我和她母亲在五年内都不要到精神病院来探望她——您怕她在见到我们之后又想

起……‘那件事’……”汪兴宇尽量控制住情绪，却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声音也跟着抖了一下，“这样的话，对她的治疗不利……”

“没错，就是这样。我们用一切手段，包括催眠、心理暗示、药物控制等方法来达到一个目的——让她忘记五年前那件可怕的事，以及和那件事相关的人和物——我们终于做到了，现在跟‘那件事’有关的一切她都记不起来了。”

“那她……为什么还记得我们呢？”汪兴宇迟疑地问。

“她确实一度把你们都给忘了。”聂医生说，“但你们毕竟不是‘那件事’的直接关系者，再加上你们又是她很重要的亲人，所以在我们的帮助下，她才又记起了你们。”

汪兴宇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汪先生，”聂医生加重了语气，迫使汪兴宇抬起头来望着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弄明白我说这些话的意义所在——我要跟你强调的第二件事就是：汪静雯的治疗重点便在于‘重新开始’。所以，在你们回家之后，你要尽一切努力避免使她想起以前的事——绝对不能跟她谈起跟‘那件事’相关的一切话题，也不要勾起她关于那方面的回忆——你知道，如果让她想起‘那件事’了，情况就会变得十分糟糕，甚至……”

“甚至什么……”汪兴宇惶恐地问。

聂医生思忖了一阵之后，老实说：“具体后果我不敢妄加推断……这种情况，以前也没遇到过……不过，只要你们按我说的这两点去做，就不会发生这些情况，明白了吗？”

汪兴宇连连点头：“实际上，我们也考

虑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和她母亲在新区买了一套新房子，就是想让她换个新的生活环境，一切都‘重新开始’。”

“那最好不过了。”聂医生轻轻颌首，“最后一点，我希望你们经常和我保持联系，随时让我知道汪静雯的近况——特别是，如果她出现什么异常举止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立刻告知我，或者是马上把她送过来，切记！”说完这番话，聂医生从工作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汪兴宇：“这上面有我办公室的电话和我的手机号，你们收好。”

“好的。”汪兴宇双手将名片接过来，看了一眼。上面写着：

松山精神病医院，副教授，聂冷。下面是各种联系方式。

汪兴宇收好名片后，聂医生似乎又想起了什么：“汪先生，你刚才说你准备带汪静雯住进新居？你新家的电话号码是我昨天打的那个吗？”

“哦，不是。”汪兴宇一怔，随即感叹道，“您可真是细心，昨天您打的那个电话是我那套老房子里的座机——我们从今天起才住新家那边。”

“那你给我留一个你新家的座机号码吧，再留个手机号。”

“好的，好的。”汪兴宇连连应允，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条，“我没印名片，就写在这张纸上吧。”

聂医生接过那张纸，将它小心地放好。接下来，汪兴宇办理汪静雯的出院手续，半个小时后，一切妥当。董琳挽着汪静雯的手臂走了出来。

道别的时候，汪静雯竟显得有些依依不舍，她站在与她朝夕相处五年的两位医生面前，心中涌起各种复杂感受。特别是聂医生，汪静雯久久地望着他，用眼神倾述着对他的感激和依恋。

聂冷见汪静雯迟迟不肯离开，走上前去，如兄长般慈爱地摸了一下汪静雯的头，温和地说：“去吧，静雯，外面的世界在等着你，那里有你的新天地。”

汪静雯最后望了聂冷几眼，转过身，钻进父亲已经打开车门的轿车后座里。汽车缓缓地驶离松山精神病医院。

聂冷注视着远远离开的身影，心中也升起颇多感慨。秦医生用手肘轻轻碰了他一下：

“聂医生，还在想什么呢？”

聂冷转过头来望着同事，忧虑地叹了口气：“我在想，我们让汪静雯回到她的亲人身边，这真的是个正确的决定吗？”

秦医生提醒道：“聂医生，我们这里只是精神病医院，又不是监狱。病人治好了病，难道不该回去过普通人的生活吗？”

聂冷神思惘然地说：“道理是没错，但我……总有些害怕。”

“害怕什么？”

“我害怕……”聂冷面露忧色，“五年前的事件再一次重演。想想看，如果汪兴宇夫妇在某些事情上没能处理好的话……”

“聂医生。”

话语被秦医生打断，聂冷扭头不解地望着她：“怎么了？”

“请你……别再提起那件事了，好吗？”

秦医生一只手捂着嘴，像是要拼命克制住自

己不呕吐出来，“就当是为我着想吧。”

聂冷怀疑地望着她，不知该怎么理解。

“我还没结婚呢，聂医生。我一个人住在单身公寓。”年轻的女医生神情骇然地解释道，“请别再让我想起那么恐怖的事情……我晚上不想做噩梦。”

聂冷明白了，他不再说话，只是眼睛望向前方，心中总有些隐隐不安。

2 怪异的感觉

汪静雯望着车窗外，阔别五年的城市景观让她目不暇接。

汪静雯问坐在身边的母亲：“妈，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董琳拍着女儿的手说：“回家呀，静雯，回我们的新家。”

“新家？”

“是啊。”董琳笑着说，“我和你爸为了迎接你回来，老早就在新区买了一套新房子，都布置好了，就等着你出院之后我们才住进去。”

汪静雯心里淌过一阵暖流，感动地说：“谢谢爸妈。”

轿车开进一片漂亮的新住宅区，在最近的一幢楼房前停了下来。董琳拉着女儿的手走下车来，汪兴宇将车开到旁边停放。汪静雯环顾四周的环境。这个小区开阔舒展、绿化极佳，整体布局让人赏心悦目，清新的空气也使人心旷神怡。汪静雯望了一眼母亲，从心底里感激父母为自己提供了如此优美的居

住环境。

汪兴宇停好了车，拿着车钥匙走过来，意气风发地拍着女儿肩膀说：“走，到家里去看看，我们知道你喜欢花呀草呀的，所以买的是底楼，门口附带一片小花园。”

在长满各种植物的小花园里停留片刻之后，夫妻俩领着女儿走进家门。初次进屋的汪静雯仔细体会着新家所营造出来的温馨气氛。她能感受到父母在布置时的细致入微和良苦用心——这个家不算太大，却处处都透露出脉脉温情。家具不算华贵，却充满着生活气息。在这里居住的话，真是挑不出任何不舒适的地方，只是——

汪静雯的心微微颤动了一下——**为什么刚才一进门的时候，心中竟莫名其妙地泛起一阵寒意？**

当然，那只是一刹那，而且很快就转瞬即逝了。汪静雯没有表现出来，父母自然也没察觉到。那种怪异的感觉很快就被父母热情的介绍和屋内温馨的装饰所取代了。

只是一种错觉罢了，别胡思乱想。汪静雯对自己说。

“静雯，来看看你的房间。”董琳拉着女儿来到一间卧室，“怎么样，喜欢吗？”

温馨、可爱，充满人情味的房间。“妈，我很喜欢。”汪静雯抚摸着干净柔软的大床，抬起笑脸。

“你喜欢就好。”父亲和蔼地说，“你再看看，房间里还缺什么东西，我们一会儿就去买。”

“不用了，爸，已经非常好了。”汪静雯知足地说。

汪兴宇笑吟吟地摸了摸女儿的脑袋。

一家人走到客厅，喝茶聊天。休息了一阵，汪兴宇抬手看表，站起来说：“都六点半了，走，我们出去吃饭。”

“还要出去吃饭呀？”汪静雯望着母亲。

“当然了，今天你出院这么大的喜事，我们当然得到大酒店去好好庆祝一下，走吧。”董琳挽着女儿站起来。

在豪华、高雅的中式餐厅内，汪静雯面对着的是满满一桌美味佳肴。父母不断给她夹着菜，又一起举杯相庆，令汪静雯心中的幸福和感动达到了顶点。她感激上天并没有遗弃她，在多年之后，还能赐予她如此美好的幸福生活。

汪静雯将酒杯斟满，主动举杯道：“爸、妈，我也祝二老健康长寿、天天开心。咱们再干一杯吧。”

“哎，好、好。”汪兴宇高兴地端起酒杯，同时说，“静雯，这杯酒爸妈干了，你就别干了，喝一口就行。”

“是啊。”董琳也对女儿说，“你难得喝酒，别喝醉了。”

“没事的，妈，我今天高兴。”汪静雯冲母亲笑了笑，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来来来，吃菜。”汪兴宇夹了几筷清蒸鲑鱼到女儿碗中，“这是你以前最爱吃的。”

“还有这个。”董琳把剥好的虾递过去，“好久没吃盐水大虾了吧？”

汪静雯望着慈祥的爸妈，不知怎么的，鼻子突然一酸，眼睛里溢出泪花来，她哽咽着说：“爸、妈，我……”

“怎么哭了，静雯？今天应该高兴啊。”
董琳摸着女儿的头。

片刻之后，汪静雯突兀地说了一句：

“爸、妈，我对不起你们。”

听到这句话，汪兴宇和董琳骤然脸色大变，他们神情骇然地盯着女儿。好半天之后，汪兴宇咽了口唾沫，小心地试探道：“静雯，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汪静雯低着头，眼泪簌簌而下：“我也不知道，但我心里，就是有这种感觉。”

汪兴宇声带有些颤抖，声音中夹杂着惶恐和不安：“难道你……想起什么以前的事了？”

汪静雯轻轻摇头，眼泪在她的脸上肆意流淌：“不，以前的事情，我全都忘了。但不知为什么，我见到你们之后，心中就总有种愧疚感。我隐隐觉得，我以前肯定犯过什么大错，做过什么对不起二老的事……”

“静雯，”汪兴宇伸出手去抓住女儿的手，神情肃然，“听爸说，别再去想以前的事了。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追去追究。以前发生过什么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家人又能够重新在一起好好地生活！”

“是啊，静雯，我们特意去买了新房子，就是为了一切都重新开始。爸妈的良苦用心，你能理解吗？”董琳抚摸着女儿的头发说。

汪静雯抬起头来，轻轻点了下头。母亲用纸巾擦去她脸上的泪痕。

“以后别再说什么对不起我们的话了，知道吗？”父亲说。

汪静雯再次颌首。

在餐厅吃完了饭，一家人沿着视野开阔的滨江路漫步回家。

夏秋交季的微风吹拂在汪静雯的脸上，使她倍感舒适。同时，微微的酒劲也氤氲在潮湿的空气之中，使她感到一阵慵懒、疲乏。此刻，汪静雯依父母所言，不再去回想任何不愉快的记忆。

拥有今朝和明夕，对她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3 房间里的可怕幻象

本来，汪静雯以为自己只要一合上眼，就能很快进入梦乡，但她想错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换了环境还没能适应的缘故，她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好久，就是不能安然入睡。渐渐地，她有些烦躁起来，在黑暗中睁开眼睛，无意识地望着房间里那些只剩下一个个模糊轮廓的家具发呆。

突然，她浑身一颤，身体不自觉地抽搐了一下，心中又泛起一股莫名的寒意。

汪静雯在黑暗中瞪大了眼睛——这种感觉今天已经是第二次了，而且两次的感觉一模一样——**突如其来地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惊悸，令全身发冷。**

汪静雯知道，这种感觉很不正常，她在疗养院的时候，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但她又找不出任何理由或原因来，她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汪静雯暗自思忖了一阵，突然在脑子里冒出一个令自己都感到骇然的念头。

她觉得，这套房子里，似乎存在着什么令她十分惧怕的东西。

对——她惊恐地思索着，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准确概括这种怪异感觉的词——“惧怕”。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是这样，从她踏进这套房子的那一瞬间，心中就划过一丝恐惧的阴影。只是当时父母亲热地和自己说着话，所以这种感觉很快就被冲淡了。但现在，在万籁俱寂的夜里，这种可怕的恐惧阴影再一次卷土重来，并伴随着深入骨髓的寒意缠绕着她久久不肯散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怕什么？汪静雯缓缓移动着目光，想从房间里寻找答案。

衣柜、梳妆台、电脑桌……她一样一样地看过去，好像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等等。

汪静雯的目光往回移一些，盯住房门门正对着的一个宽大的单人沙发。

这个沙发——尽管是在黑夜中，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黑色轮廓，但汪静雯还是讶异地发现，她对这个沙发有一种强烈的熟悉感。而且，她能够准确地想起来，这是一个黄色皮纹带淡绿色暗花的真皮沙发，款式是自己最喜欢的欧式风格，上了釉的实木扶手摸起来十分舒服……

想到这里，汪静雯心中的惊讶更甚了——虽然她白天到房间来参观的时候肯定也看到了这个沙发，但显然不会观察得这么仔细，更没有坐上去试过。但现在，她却能清楚地记得这个沙发的样子，并且能回味出坐在它上面的感受！

汪静雯从床上坐起来，摸索着在床头

柜上方找到电灯开关。“啪”的一声，她按亮了床头灯，一束昏黄柔和的光线照射出来。

汪静雯眯了一阵眼，待眼睛适应亮光后，再定睛望去——果然，那沙发就是自己记忆中的样子。她按捺不住了，从床上下来，蹲到沙发跟前，仔细观察、抚摸着它——没错，上了釉的实木扶手，黄色皮纹带着淡绿色的暗花……简直一模一样。

这个时候，汪静雯心中有些明白了。这个沙发，肯定是自己住院之前就在使用的，所以才会有着如此深刻的印象。但同时，她也困惑起来，就算是这样，也是很平常的事啊——自己心中那怪异的惧怕感觉究竟该作何解释呢？

汪静雯蹲在地上出神，眼睛愣愣地盯着木地板。突然，她的血液凝固了，头发连根竖起，眼珠几乎要从眼眶中瞪裂出来——

她猛然看到，一大摊殷红的血从沙发的底部流淌出来！

汪静雯来不及作出任何判断，巨大的惊恐使她的身子失去平衡，骤然向后倒去，她重重地摔在地上。这时她头抬起来，看到了更令她心胆俱裂的可怕情景。

那个沙发上，坐着一个没有头的人，全身是血，特别是颈部，还在汨汨地朝外冒着血，沙发被染成一片血红——整个场景恐怖到了极点！

汪静雯此刻只感到天旋地转、动弹不得，惊恐的尖叫声在她的喉咙里憋了好久，才终于嘶喊出来。

“啊——”

十几秒钟之后，房门“砰”的一声被撞

开，父母惊恐莫名地闯了进来，见汪静雯面无人色、浑身颤抖地坐在地上，大惊失色，赶紧上前去将她扶住。

董琳把女儿拥在怀中，焦急地问：“静雯！怎么了？”

汪静雯把脸伏在母亲胸口，浑身筛糠似的猛抖着，一只手指向背对着的沙发：

“血……那上面有血，还有个人！”

董琳和汪兴宇对视一眼，露出疑惑不解的神情。董琳轻轻抚摸着女儿的背说：

“静雯，你在说什么呀？哪里有什么血……和人？”

汪静雯晃动着身子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母亲，然后鼓起勇气，扭头望向身后的沙发。

恐怖的景象消失了，沙发平静地摆放在那里，没有任何异常。

汪静雯回头呆滞而迷茫地望着父母，不知该说什么好。

董琳把女儿扶到床上坐好，汪兴宇从客厅端了一杯温开水递给女儿，看着她把那杯水全都喝了下去。沉默片刻之后，董琳问道：

“静雯，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汪静雯摇摇头，笃定地说：“不是做梦，我当时是醒着的。我打开床头灯，走到沙发前，然后，就看到了……”

说到这里，她痉挛似的打了个冷战。

“那你……会不会是出现幻觉了？”母亲又问。

汪静雯低着头，不置可否。

“哎呀！”突然，汪兴宇猛地拍了一下脑袋，像是骤然想起了什么。“糟糕，我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

董琳和汪静雯都抬起头望着他。

“药！聂医生反复叮嘱过我的，说每晚睡觉之前都必须提醒静雯吃一次药。你看我，今晚一高兴，多喝了两杯，就把这么重要的事都忘了！”汪兴宇满脸自责。

“那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快去拿呀！”董琳催促道，“等等，把杯子拿上，再倒点儿水。”

汪兴宇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出房间，不一会儿，托着几片白色、绿色的药片和胶囊，端着半杯开水走进来。董琳把药递给女儿：

“静雯，来，把药吃了。”

汪静雯顺从地吞药、喝水。之后，父母都松了口气。母亲抚着她的背说：“好了，这回没事了。静雯，你好好地睡吧。”

汪静雯突然觉得有些委屈，她凝望着父母：“爸、妈，我觉得……我出现幻觉和忘记吃药没什么关系。”

父亲坐到床边说：“怎么会没关系呢？肯定就是因为你没吃药，才会出现这些幻觉呀。”

“爸，”汪静雯正色道，“你仔细想一下。如果我仅仅因为忘记吃一回药，就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幻觉，你认为医院会同意你们把我接回家来住吗？”

夫妻俩迟疑地对视一眼，似乎认为女儿说有些道理，表情也变得困惑起来。

“而且我一年多以来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幻觉。”汪静雯补充道，“聂医生也跟我说过，我的病已经好了，并且情况稳定。至于那些药，聂医生说是为了巩固一下而已，也就是说，根本就不是必需的。”